

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

蒋绍愚 自选集

 大象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蒋绍愚自选集/蒋绍愚著. - 2版. - 郑州:大象出版社,
1993.11(1999.8重印)
(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/顾问吕叔湘等)
ISBN 7-5347-1370-6

I. 蒋… II. 蒋… III. 汉语-语言学-文集 IV. H1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1999) 第 13608 号

责任编辑 查道元	封面设计 秘金通
大象出版社出版(郑州市农业路73号 邮政编码450002)	
新华书店经销	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
开本 850×1168 1/32	印张 9.125 字数 205千字
1994年7月第1版	1999年8月第2次印刷
印数 2 326—3 825 册	定 价 20.40 元

若发现印、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印厂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12号
邮政编码 450002 电话 (0371)5957860—351

序

在我国，语言学是一门古老而年轻的学科。它在我国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事业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。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，信息的开发和利用，文字和语言的计算机处理等，语言学的巨大作用和重要性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。

我国现代语言学，经过几代人的努力，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。十年动乱结束后，一批中年语言学家涌现了出来，并且成为学术界的中坚力量。正是在这种背景下，河南教育出版社愿意为这些中年语言学家出一套论文集，以期进一步推动我国语言学研究的发展。一年多以前，他们专门派人到北京商谈此事。我们深感他们的设想和决定是很有远见卓识的。众所周知，现在出版一本语言学论文集是十分困难的，因为出版这种书要赔很多钱。而这也是我们早想做而又力不从心的事情。所以，我们对他们的计划表示赞同和支持。但我们认为，当务之急不是编自己的论文集，而是将我国当代贡献大、在各自学术领域成绩突出的中年语言学家推荐给他们。为了表示对河南教育出版社这一计划的实际支持，我们在百忙中勉为其难地接受了协助他们，编辑出版这套《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》的任务。

为了把这套书编好，我们迅即向吕叔湘先生作了汇报。他很高兴，并欣然答应出任这套书的顾问。我们深知，这也是吕老兼任语文出版社社长十年来未及实现的心愿之一。正是在吕老的关怀和

和指导下,我们同河南教育出版社一起拟订出了出版的计划和有关细节。在广泛听取有关同志的意见后,列出了一个可供入选的中年语言学家名单。经过反复权衡比较,确定了名单。他们是:徐通锵、邢福义、陆俭明、刘叔新、李新魁、裘锡圭、吕必松、鲁国尧、蒋绍愚、李临定。我们深感遗憾的是,未能编选我国老一代语言学家和青年语言学家的自选集,即使是中年语言学家,也不可能全部入选,特别是有的同志,刚超过规定的年龄上限,虽然他们学术成果累累,也未能入选。还有的同志,由于其他原因,要求暂不入选。我们工作中难免有不全面或疏漏的地方,敬希语言学界的师友们谅解和批评,以便改进我们的工作。

我们衷心感谢年高德劭的吕叔湘先生为每本自选集题写了书名。这里饱含着他对语言学界的殷切期望和亲切的关怀。我们也要代表语言学界的朋友,向河南教育出版社表示诚挚的感谢。特别是他们的社领导专程到北京来商讨计划,并亲自审读书稿。负责这套书的责编查道元同志,多次往来于郑州北京之间,做了大量细致的组织和审稿工作。我们也要感谢入选的这些同志的配合和支持。没有上述的各种支持,这套书是无法同广大读者见面的。

曹先擢 李行健

1993年1月26日于北京

再 版 序

目前,学术著作出版困难较多,而语言学著作出版似乎更难。大象出版社(原河南教育出版社)出版这套《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》,是具有远见卓识的。书出版后,在第二届国家图书奖的评选中荣获提名奖,社会上也获得广泛的好评。现第一版的书已售罄,为满足读者的需要,决定再版印行。

《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》是在吕叔湘先生的直接指导下出版的。先生对后辈关爱有加,他为每本书题写了书名。回想 1993 年《自选集》出版时,吕老手摸着书,脸上浮出欣慰的微笑。他对语言学后起之秀,寄予了多么深厚的爱,多么殷切的希望哟!吕先生于 1998 年 4 月 9 日仙逝,他的风范长留人间。《自选集》的作者之一,著名的音韵学家李新魁同志 1997 年 9 月 13 日英年早逝。我们借《自选集》再版的机会,谨对他们表示深切的怀念。

语言学是一门先行性的学科,它在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,还远远没有被我们全面认识。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,信息的开发和利用,文字和语言的计算机处理等,语言学的地位和作用会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。我国的语言学在建国后,有了长足的发展。十年动乱中学术研究遭到了破坏。文革结束后,语言学研究以空前的规模和深度开展起来,语言学的队伍,有了新的壮大和提高。一批中年的语言学家,担负着承上启下的重任,在教学科研岗位上起着骨干带头作用,学术上也取得了丰硕成果。正是在这种大的社会背景下,为了进一步推动我国语言学的发展,在吕叔湘先生指

导下,选编出了这套《自选集》。我们作为参与者,认为这套书具有两个鲜明的特点。

一、首先挑选有丰富学术成果,在当前我国语言学中发挥中坚作用,有较高知名度的学者的著作为出版对象,意在展现我国语言学的优秀成果和高水平的队伍。这套丛书的作者徐通锵、邢福义、陆俭明、刘叔新、李新魁、裘锡圭、吕必松、鲁国尧、蒋绍愚、李临定等,都是在我国语言学的各个分支学科中的佼佼者,大多蜚声海外。他们的学术成果,反映了我国当代语言学在各有关学科中已达到的水平,大致可以代表我国语言学取得的成就和地位。他们的成果不仅在海外各地出版,有的作者还多次被邀请出国讲学,他们的著作甚至被作为学生的教材或必读参考书。因此,把他们作为我国语言学界的首批代表,出版他们的选集,虽说有些管中窥豹,但也可以从中看到我国语言学的概貌。

二、作为“自选集”,有它独具的特色和作用。首先,作者选入的文章都是他们的“精品”,不是有新的发现,就是有新的研究方法或新的材料的优秀论文。自然,从总体上看,这套丛书可以说是精中选精了!其次,作者选文时,吕叔湘先生一再希望他们按照《吕叔湘自选集》那个模式操作,即除了选自己精品之外,还要求这些文章能代表自己独特的见解,能够按自己学术思想和成长发展的足迹来选文,也就是说,每位作者的书,都要能代表他自己,让读者看到他成为知名学者的跋涉过程。

应该说,每本“自选集”收录的文章经过作者和有关同志及出版社的共同反复筛选,都达到了预定的要求,所以它们的出版,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注意。也正因为它们具备了上面的特点,我们在研究中国当代语言学,研究上述著名学者时,“自选集”就成为不可不先读的重要著作。特别是每本书后附的“跋”和“作者简介”

更是难得的资料。在“跋”中作者自述了学术成长的过程和经验教训,在“简介”中全面地评价了作者的成就以及他们对中国语言学的贡献!我们可以说,研究中国语言学,读这套丛书,可以“用少的时间,获取多的知识”。所以广大读者认为大象出版社(原河南教育出版社)为语言界做了一件好事!原有计划分批出版此类著作,因为我国著名的中年语言学家还有不少,如果这个计划实现了,就将不会有太多的遗珠之憾!但由于各种原因,原计划未能实现,只好留给后来者去完成了。

因工作关系,我们在吕先生手下,为《自选集》出版做了一些具体工作。语言学界人才辈出。我们期待今后有更多的语言学著作问世。

曹先擢 李行健

1999年4月

目 录

论词的“相因生义”	(1)
从“反训”看古汉语词汇的研究	(19)
关于汉语词汇系统及其发展变化的几点想法	(35)
词义的发展和变化	(51)
关于“义域”	(91)
唐诗词语札记.....	(101)
白居易诗中与“口”有关的动词.....	(134)
近代汉语研究概述.....	(150)
近代汉语词汇研究.....	(170)
唐诗的句法.....	(213)
古汉语词典的编纂和古汉语词汇的研究.....	(243)
欧美学生阅读中国古典诗文应注意的问题.....	(259)
跋.....	(277)
作者简介.....	(279)

论词的“相因生义”

—

在汉语漫长的发展过程中，各个时期都有一些新的词或词义产生。对这些新的词或词义，人们从阅读的需要出发，首先要问的是“它们当什么讲”。不解决这个问题，许多古书是读不懂的。在这方面，确实有许多工作要做。但是，对于汉语史的研究来说，仅仅解决这一个问题还是不够的。紧接着，就应该提出第二个问题：这些新的词或词义是怎样产生的？也就是说，它们和原有的词或词义有什么关系？

当然，并非所有新产生的词或词义都是和原有的词或词义有关系的。但是，既然汉语的词汇系统在先秦已经形成了，那就应该肯定，多数新词的产生是和旧词有关系的。

那么，这种关系是什么呢？

一般谈词义发展的途径，总是说“引申”和“假借”。有的书上说得更加斩钉截铁：“词义发展不外转注（引申）和假借两条渠道，世界各种语言也如此。”这样的看法合乎语言实际吗？

其实，所谓“假借”，主要是一种文字现象。不论是“本有其字”的假借，还是“本无其字”的假借，和词义是不相干的。例如，“蚤”假借为“早”，这只是说“蚤”这个汉字，本来用以表示“跳蚤”这个词，但也可借用来表示“早晨”这个词。而从词

义的角度说，“蚤”和“早”是汉语中两个词义毫不相干的同音词，当“蚤”字借作“早”字用的时候，也丝毫不说明“蚤”这个词具有了“早”这个词的意义。同样，“之”这个汉字本是动词“之”（往也）的书写形式，但代词“之”也借用这个书写形式。这种“本无其字”的假借，也丝毫不说明古代汉语中动词“之”和代词“之”在词义上有什么关系。所以，总的说来，假借与词义发展是无关的。当然，在有的时候，假借也可能是词义发展的一种“桥梁”，这一点在下面将要谈到。

那么，是否“引申”就成了词义发展的唯一途径了呢？这样看，又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。所谓“引申”，顾名思义，是指新旧词义之间在意义上是有联系的。正如朱骏声所说：“凡一意之贯注，因其可通而通之，为转注。”（他说的“转注”，就是一般所说的“引申”。）而从旧词发展而来的新词，却并非都是“一意贯注”的。也就是说，在引申之外，词义发展还有多种途径。本文所要讨论的是其中的一种：词的“相因生义”。

二

什么叫词的“相因生义”？我们先从语言事实谈起。

比如，在读唐诗的时候，会碰到这样一些句子：

1. 自言管葛竟谁许？长吁莫错还闭关。（李白：《驾去温泉宫》）

2. 昨夜沧江别，言乖天汉游。宁期此相遇，尚接鸛鵚洲。
（高适：《江上暂别肖四刘三旋欣接遇》）

3. 非直结交游侠子，亦曾亲近英雄人。何言中道遭弃捐，零落飘沦古狱边。（郭震：《宝剑篇》）

4. 不言长不归，环珮犹将听。（王维：《故南阳夫人挽

歌》)

5. 言避一时暑，池亭五月开。(孟浩然：《夏日与崔二十一同集卫明府宅》)

6. 此去欲何言？穷边徇微禄。(王维：《宿郑州》)

这些句子中的“言”，都是什么意思呢？显然，它们和先秦时“言语”的“言”（我们称之为言₁），以及作为词头的“言”，意思都是不同的。这是新产生的词义。通过分析归纳，可以知道，例1、2的“言”是“以为”的意思（我们称之为言₂），例3、4的“言”是“料”的意思（我们称之为言₃），例5、6的“言”是“为”的意思（我们称之为言₄）。

那么，这些新产生的言₂、言₃、言₄和言₁有什么关系呢？

看来，它们不可能是言₁的引申，因为它们和言₁之间找不出什么意义上的联系。它们也不可能是“料”或“为”的假借，因为彼此间语音上差得很远。那么，是不是可以认为，它们和言₁之间没有任何关系，只是读音和“言₁”相同，因此就采用了同一字形呢？

乍一看，好像确实如此。但是，再多接触一些材料，就会产生不同的看法。

在唐诗中，可以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：唐诗中的“谓”，同样具备上述三种意义。例如：

1. 自谓颇挺出，立登要路津。(杜甫：《奉赠韦左丞》)

2. 初谓鹊山近，宁知湖水遥。(李白：《陪从叔泛鹊山湖》)

3. 只言期一载，谁谓历三秋。(李白：《江夏行》)

4. 不谓生戎马，何知共酒杯？(杜甫：《郑驸马池台》)

5. 人生岂得长无谓，怀古思乡共白头。(李商隐：《无

题》)

6. 诺谓楚人重, 诗传谢朓清。(李白:《送储邕》)

例 1、2 中的“谓”(谓₂)是“以为”的意思, 例 3、4 中的“谓”(谓₃)是“料”的意思, 例 5、6 中的“谓”(谓₄)是“为”的意思。谓₂、谓₃、谓₄和言₂、言₃、言₄之间是可以互换的。

而且“谓言”可以连在一起用, 表示“以为”之意:

1. 去年别我向何处? 有人传道游江东。谓言挂席度沧海, 却来应是无长风。(李白:《东鲁见狄博通》)

2. 尝读古人诗, 谓言古犹今。(韩愈:《孟生诗》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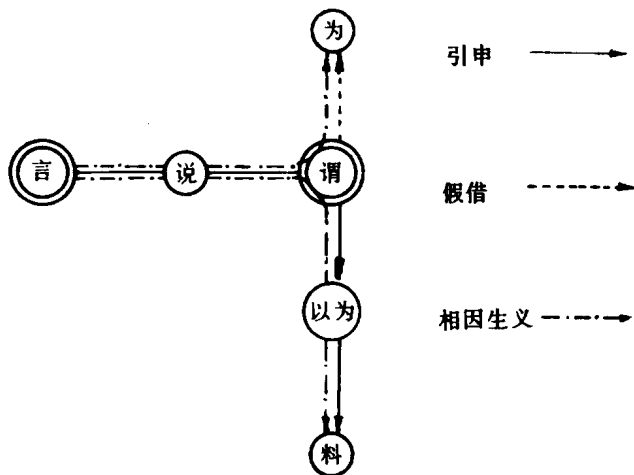
可见, 言₂和谓₂的关系是很密切的。^①

就“谓”而论, 谓₂、谓₃、谓₄和“谓”原有的意义之间的关系是很清楚的。“谓”有“称”义, 如《诗经·葛藟》:“谓他人父。”由此引申为“认为”、“以为”, 如《论语·阳货》:“怀其宝而迷其邦, 可谓仁乎?”《左传》僖公二十四年:“臣谓君之入也, 其知之矣。”这就是谓₂。从“以为”又进一步引申为“料想”, 如上面所引的杜诗“自谓颇挺出, 立登要路津”, 其中的“谓”是“以为”, 但也包含“料想”的意思。这样就由谓₂引申为谓₃了。谓₄则是“为”的假借。谓₂和谓₄的用法在先秦都很普遍。

那么, 为什么唐诗中的“言”具备了先秦时“谓”的一些意义呢? 这是因为在先秦时“言”和“谓”就有相通之处。“言”和“谓”在先秦都有多种意义, 如“言”有谈论的意义(“子罕言利”), 有“话语”的意思(“一言以蔽之”); “谓”有“称”义(例已见上), 有评论之义(“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。”)等等。在这些意义上, “言”和“谓”是彼此不相通的, “言”和“谓”不能互换。但在“说”这个意义上(而且在不带宾语时), “言”和“谓”可以相通。例如《战国策·秦策》:“此乃公孙衍之所谓也。”

注：“谓，言也。”因此，“谓”和“言”可以说是一对同义词。所谓“同义词”，一般都是这样的：在某些意义上同义，而在另一些意义上不相同。但人们在使用语言的时候，往往会这样类推：既然是同义词，它们在别的意义上也就可以互相替换。这里有一个例证：《荀子·大略》：“子谓子家驹续然大夫，不如晏子。”杨倞注：“谓，言也。”本来，这句话中的“谓”是评论之词，“言”并无这样的用法。但唐朝人杨倞却用“言”来解释它，也就是说，在杨倞看来，“言”也可以有评论之词的意义了。正因为这样，在唐诗中“言”具有了谓₂、谓₃、谓₄的意义，是并不奇怪的。

这种词义发展的情况，我们称之为词的“相因生义”。这是在引申之外的又一种词义发展的途径。用图表示如下。



如果用概括的言词来表达，那就是：A 词原来只和 B 词的一个义位 B_1 相通。由于类推作用，A 词又取得了 B 词的另一个义位的意义 B_2 ，甚至取得了 B 这个字的假借意义 B'_2 。这就叫词的“相因生义”。

当 A 词由“相因生义”而取得了 B 这个字的假借意义时，“假借”就成了词义发展的桥梁了。

三

像“言”这样由“相因生义”而产生新义的情况，在语言中不算太多，但还是有一些的。下面我们再举一些唐诗中的例子。

例一. 旧

“旧”有“曾₁（曾经）”义，因此也就有“曾₂（语气词）”义。（前一义是引申义，后一义是由“相因生义”而产生的。下面各例均如此，不再注明。）

1. 礼闾曾擢桂，宪府旧乘骢。（杜甫：《哭长孙侍御》）

2. 京中旧见君颜色，红颗酸甜只自知。（杜甫：《解闷》）

以上是“曾经”。

3. 自谓经过旧不迷，安知峰壑今来变。（王维：《桃源行》）

4. 报效神如在，馨香旧不违。（杜甫：《社日》）

以上是语气词“曾”。“旧不”即“曾不”，也就是“绝不”、“毫不”之义。

例二. 看

“看”在唐诗中有“拟₁（将要、打算）”义，因此也就有“拟₂（比拟）”义。

1. 正解柴桑缆，还看蜀道行。（杜甫：《公安送李二十九》）

2. 筑场看敛积，一学楚人为。（杜甫：《从驿次草堂复至东屯》）

以上为“将要”或“打算”。

3. 赋料扬雄敌，诗看子建亲。（杜甫：《赠韦左丞》）

4. 或看翡翠兰苕上，未掣鲸鱼碧海中。（杜甫：《戏为六绝句》）

以上为“比拟”。

例三. 知

“知”有“期₁（料想）”义，因此也就有“期₂（期待）”义。

1. 遥知兄弟登高处，遍插茱萸少一人。（王维：《九月九日》）

2. 不知腐鼠成滋味，猜意鹓雏竟未休。（李商隐：《安定城楼》）

以上为“料想”或“料”。

3. 明主倘见收，烟霄路非赊。知飞万里道，勿使岁寒嗟。（李白：《早秋赠裴十八》）

4. 眠罢梳云髻，妆成上锦车。谁知如昔日，更浣越溪沙。（刘方平：《新春》）

以上为“期待”义。

例四. 能

“能”有“但₁（只、仅）”义，因此也就有“但₂（尽管）”义。

1. 剑是一夫用，书能记姓名。（李白：《悲歌行》）

2. 只益丹心苦，能添白发明。（杜甫：《月》）

以上为“仅、只”。

3. 闷能过小径，自为摘嘉蔬。（杜甫：《寄李十四》）

4. 能来取醉任喧呼，死后贤愚俱泯灭。（韩愈：《赠崔立之》）

以上为“尽管”。

例五. 较（也写作“校”）

“较”有“差₁（相差）”义，因此也就有“差₂（颇）”义。（“差”在唐代以前就有“颇”义，如《后汉书·吴汉传》：“吴公差强人意。”）

1. 与兄行年校一岁，贤者是兄愚者弟。（杜甫：《狂歌行》）

2. 若无水殿龙舟事，共禹论功不较多。（皮日休：《汴河怀古》）

以上为“相差”。

3. 冰雪莺难至，春寒花较迟。（杜甫：《人日》）

4. 巍峨拔嵩华，腾踔较健壮。（韩愈：《岳阳楼》）

以上为“颇”。

四

在张相《诗辞曲语辞汇释》中，归纳了许多唐宋以来新产生的词义。我们对这些词义加以分析，就可以看到，其中有的也是由“相因生义”而产生的。下面举几个例子。

例一．坐（见《汇释》卷四）

“坐”有“因₁（由于）”义，因而就有“因₂（遂）”义。（“因”训“遂”的例如《史记·韩王信传》：“及至颍当城，生子，因名曰颍当。”）

1. 来归相怨怒，但坐观罗敷。（汉乐府：《陌上桑》）
此为“由于”义。

2. 江湖一相许，云雾坐交欢。（陈子昂：《秋日遇崔兵曹使》）

此为“遂”义。

例二．暂（见《汇释》卷二）

“暂”有“初₁（刚才）”义，因而就有“初₂（语气词）”义。

1. 晓月暂飞千里树，秋河隔在数峰西。（李益：《宿石邑山中》）

此为“刚才”义。

2. 读书良不武，学剑暂非智。（李益：《来从窦车骑》）
此为语气词。“暂非智”即“初非智”，也就是“绝非智”。

例三. 道（见《汇释》卷四）

“道”有“知₁（知道）”义，因而就有“知₂（料）”义和“知₃（管）”义。（“知”训“料”的例子见上文。“知”训“管”的例子见《汇释》卷五。）

1. 寂寞江天云雾里，何人道有少微星。（杜甫：《严中丞枉驾见过》）

此为“知”义。

2. 为客正当无雁处，故园谁道有书来。（曹松：《南海旅次》）

此为“料”义。

3. 五月相呼度太行，摧轮不道羊肠苦。（李白：《忆旧游》）

此为“管”义。

五

上面所举的都是中古时期的例子。在先秦的词义发展中，有没有“相因生义”这种情况呢？也是有的。我们仅举两个例子。

例一. 终

《诗经·终风》：“终风且暴。”王引之把“终”解释为“既”。这是很有名的一个例子。“终”为什么会有“既”义呢？王引之解